



一种怀念

我们仨 终将不再分离

□蒋静波

惊闻杨绛先生逝世，心里突然被撕了一个缺口，呆坐好久，从书橱中取来一本深蓝封面的《我们仨》，重读。

上世纪90年代末，杨绛和钱钟书唯一的女儿钱瑗去世一年多后，钱钟书也离世而去。家和亲情，是杨绛的生命。三人失散后，杨绛竟然还能以92岁的高龄，用心血写成这本家庭生活回忆录，在回忆中呼唤亲人，凝固亲情。

一翻开书，就会被那种淡然、含蓄、内敛的文字所震惊，行云流水，却重如千钧。文字中表达的心声，是一种历尽沧桑后的大彻大悟。不由得随着作者的笔触，与她一起重新经历63年的家庭生活。

《我们仨》一书，由《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我们俩老了》，是一个引子，简洁的文字，一出来就透出生离死别的况味。作者反复做着爱人“一晃眼不见了”的梦，最后，钱钟书终于“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那浓浓的亲情、难言的忧伤、生离死别的无奈，奠定了全书的文字基调。

第二部分，作者用梦幻般的笔调，营造了一个长达几年的梦境，从走上古驿道、古驿道上相聚，到古驿道上相失，将最后几年“我们仨”相依为命的情景写得细腻、深情，令人动容。不禁揣测，那311号的船，想必是钱钟书的

病房或病床号吧？那杨柳一次次的发芽、绿叶成荫，至柳叶落尽，是岁月流光的疾走吧？那几回回在梦中飞到女儿的病房及其婆家、自己三河里的寓所，将听到、看到女儿的状况告诉爱人，是她一次次在心怀担忧中的不停地奔波吧？

在女儿离世之际，她手扶柳树，低声说：“圆圆，阿圆，你走好，带着爸爸、妈妈的祝福回去。”那是一种怎样哀伤的话语？那种低声的“轻”，是一种无声的“重”。她将现实写进了梦境。年老痛失爱女的心，催人断肠：“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血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 作者是如此的节制、压抑，读者却禁不住泪如雨下。但是，一句“我的晚饭，照常在楼梯下的小桌上等着我”，又让人擦干泪水，于泪眼朦胧中去重新打量这位坚强的母亲。钱钟书在弥留之际，一句“绛，好好里（好生过）”，是如此的打动人心；面对爱人的一去不返，杨绛站在乱山顶上的遥望、变成石头望夫的心愿，和“一步步走过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的心声，又包含了彼此多少的爱恋和不舍。

就这样，在时光的古驿道边，“我

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从此，“三河里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亲人在哪，家就在哪。失了亲人，也就失去了家。

第三个部分，杨绛先生以平实的文字叙述了自1935年7月新婚之后赴英国留学，在牛津生下女儿圆圆，一直到1998年钱钟书逝世“我们仨”的家庭生活。这是本书的重点部分，展示了他们多彩的家庭生活和作者对于生命的感悟。

在爱人的眼中，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作为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的夫人，和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的老师，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一直以来，她“只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收敛起自己的光芒，温柔地陪伴爱人，直到生命的尽头。留学期间，为了让爱人能吃得饱，她学做羹汤；当爱人“闯祸”，一会打翻墨水瓶染黑房东家的桌布，一会砸了台灯，一会弄坏门轴时，她拍着胸脯说“没关系，我会修”。在家庭生活中，她是钱钟书的支柱，为家人营造了温馨的家庭生活。你听，“笨手笨脚”的钱钟书终于得意地说：“我会划火柴了！”生了女儿，杨绛还未见过，钱钟书倒抢先“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以至于女儿长大后，十分感谢爸爸的欢迎辞。她永远记

得女儿小时说的趣话：“我一生出来就认识(妈妈)，你(爸爸)是长大了认识的。”“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哥哥，只配做弟弟。”

如此温暖的家庭生活，在特殊年代，也经历了坎坷不平。但一家的人心永远在一起，足以面对任何风暴。风雨过后是彩虹，夫妇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张书桌，读书、工作，是幸福的；看着女儿成长为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工作上能独挡一面，也是幸福的。但在时光面前，即使“只愿日常相守”的愿望，也并非永恒。疾病夺走了不到60岁的钱瑗，随后，又从杨绛先生的身旁夺走了钱钟书。杨绛先生不得不发出感叹，“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合上书，久久地回味着书中的话。从今往后，杨绛先生再也不必踏上寻觅之途了，“我们仨”终将不再分离。

新书点击

看人性中的孪生兄弟如何博弈——读《道德博弈：爱和繁荣究竟从何而来》

□胡艳丽

张牙舞爪同类相食的生猛龙虾，也有柔情浪漫的时刻。前提是，雌性龙虾将带有诱惑性的香水喷进雄性龙虾的洞穴，中了爱情“毒药”的雄性龙虾就会温情脉脉，对刚刚脱壳、柔软脆弱的雌性龙虾呵护备至。这种神奇的香水，是一种类似人类“催产素”的物质。比拟于人类，它可以让人放下戒备、催生信任、促进合作，使人无私宽爱。

人们一般认为，道德是高度社会化的产物，但《道德博弈》的作者保罗·扎克，通过大量的引证和丰富的实验，揭示了道德的生物性：“信任和互惠的前身非常原始，以至我们道德行为原始的DNA植入了我们身体的细胞中，它与我们维系基本的生存密切相关。我们产生道德冲动的最基本的心理机制可追溯到动物冒险踏上陆地之前的很长时间。”

保罗·扎克将催产素称为人类的“道德分子”，它能左右人们的很多行为。当受到一定刺激，体内催产素升高的时候，人们会变得慷慨、友善，甚至放下“理性经济人”的硬壳，而单纯利他；而当催产素下降，睾丸素升高之

时，人们则会变得缺乏信任，更具攻击性也更冲动。作者将“睾丸素”称为“道德分子”的邪恶双胞胎。但“睾丸素”并非一无是处，他可以令年轻的男子行动更快、身体更强壮，也更勇敢，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砸碎其他生物的脑壳，击退攻击者，保护妻儿。催产素与睾丸素，一柔一刚，它们都曾是帮助人类适应自然、适应社会的“有功之臣”，令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表现，进退得宜。

在现代社会，过量的睾丸素冲动，不计后果的莽撞行动，已成为一种与文明不相适应的负产品，走到了道德的对立面，它与催产素的此消彼长，就是本书作者所说的道德博弈。

为了证明催产素对人们行为产生的影响，作者进行了一系列“吸血鬼实验”，即在采取某一行行为前及行为后，分别抽血检测被试的催产素水平，比如观看一段温馨的视频、注视一张类似人的眼睛的图片、经过集体的仪式洗礼等。大量的“信任博弈”及“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表明，那些经过外界正向刺激、催产素水平升高的被试，表现得比未受刺激、催

产素水平未发生变化的被试更为慷慨，愿意分享更多的金币给他人，也更乐于回馈。

催产素源自人的体内，在某些情境中会自然激发，比如他人不断的语言信任暗示，身体的接触，或温馨或悲情的场景都会促进催产素的分泌，从而给予他人更多的信任与关爱。但需要注意的是，正因为人的身体内存在着这些隐性的道德开关，它也成为别有用心之人在行骗之时常常利用的工具。在本书开篇的案例中，作者便现身说法。在一个加油站中，一个陌生人向作者声称自己拣到了一条珍珠项链，碰巧又有人打进电话称遗失了项链，并愿意付200美元酬金给归还者。陌生人借口急着离开不能等失主前来认领，委托店员予以归还，并愿意平分酬金。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骗局，陌生人就轻易从作者手中骗走了100美元。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欺骗道具便是陌生人不断的信任暗示，他真诚地看着店员，表现出极大的信任，不断地询问“我们该怎么办”，成功地刺激了店员体内催产素的分泌，启动了信任模式。

人是高度复杂的社会动物，“催产素”在人群中并不会产生龙虾式的生

物定式，而是会受环境、认知、行为习惯、过往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修正。有时反向的外界刺激，也会导致催产素的下降，睾丸素的上升。比如社会上传多了帮助摔倒的老人反而被讹诈的信息，人们再遇到类似情境时，催产素被睾丸素抑制，直接进入防御模式。

我相信如果环境足够安全，每个人都想当一只“爱的龙虾”，而不是整天挥舞着“大螯”时刻准备战斗的凶猛动物。只是现代社会，人们多的是彼此之间保持克制、礼貌的距离，而少的是彼此间温情的亲密接触。有时一个眼神、一次握手、一个拥抱就能化解的问题，偏偏要在彼此的猜忌、防备中让误会、敌意越积越多。这看似小小的个人情感问题，其实推而广之，伤害的是社会的发展进步，弱化的是人们整体的道德水平。

以善意的语言、友好的眼神、亲切的笑容，促进交往中的愉悦感觉，其实都是大家所愿意接受的。

（《道德博弈：爱和繁荣究竟从何而来》[美] 保罗·扎克著 黄延峰译 中信出版社2016年5月）